

法·羅曼·羅蘭原著

約翰·克利斯朵夫

上冊

文化圖書公司印行

法·羅曼羅蘭原著

世界文學名著

約翰·克利斯朵夫

上
冊



I

第一冊

黎明·清晨·少年

獻、給

各國的受苦、奮鬥、而終必戰的自由靈魂。

羅曼·羅蘭

羅曼·羅蘭（法） (Romain Rolland, 1866-1944)

從小就做了亡國奴的羅曼·羅蘭，他於一八六六年的一月二十九日誕生在一個名叫克拉姆西（Clamcy）地方，那是屬於保加達省的一個小鄉村。因為法國於一八七〇年普法戰役中敗北後，該地便被德國人所割據。所以，自幼生長在這兒的羅曼·羅蘭，長大之後仍不知他的國籍，以致使他在後來幾達四十多年的歲月間，完全在一種狂熱的復仇氣氛裏渡過。

羅蘭的父母，都是出身於富有的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母對他所生的影響顯得極其不同：父系是歡樂的，明朗的，熱心的法國革命黨，母親的家族却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具有憂鬱及悲天憫人的性格。像這兩種對立而難導致人入於歡樂的遺傳，使他在他的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裏，寫出了許多觀點雖然頗為不同，而仍能顯得那末融洽的美妙故事；實在令人對於所謂「天才」頗難解釋了。

幼年的羅曼·羅蘭，是一個很孱弱的孩子，據他自己的回憶說：「我雖然出世了，但我的一生却因了孩提之時的一件不幸的事而遭致了永久的痛苦：在我一週歲之前，我家一個粗心的僕人把我遺忘在酷冷的地方，這一次，我幾乎凍死，結果是使我終生患着氣管衰弱及氣急的毛病。」當他五歲的時候，他那比他小兩歲的妹妹害心臟病死了，他的母親在悲痛之餘，雖然常常當心着他，然而他的身體却比以前更壞，這使他的母親不得不絕望地放棄了對柔弱善感的孩子們的眷顧。

孩提時代的災厄，却給羅曼·羅蘭一個後來極大的影響。因於他老是禁錮在屋子裏，所以他對音樂及文學特別感到興趣。在很小的時候，他便開始學習鋼琴，莫札特和貝多芬很快地便變成了他心目中的音樂的上帝。他研讀莎士比亞和歌德的著作，這些都給他以深刻的印象。

由於他所閱讀的東西使他對藝術及文學的大師產生了崇拜與敬意；他從他們的生命中，看出了天才

的意志原是如何的不能屈服，即使，他們的身邊充塞着無窮的悲苦、憂傷以及其他的障礙。他身體的孱弱，使他的性格受到了抑制，更使他受到了終生的痛苦，但他們却教他把同情心和注意力，發展到其他的「不幸」上去。

羅曼·羅蘭到了十四歲的時候，他的特出的天賦更見卓著了。他的父母爲了使他受到更好的教育，寧願犧牲他們快樂的，安適的鄉居生活，而去大城市巴黎寓居。噪雜擁擠的巴黎，給他深深的影響；而「路易學院」裏劇烈的競爭，却給他更深的感動。他時時刻刻的在想：想有一個偉大的成就，來報答他父母對他所作的犧牲，所以這一段時間裏，他的課外研讀，較諸以往更爲用功。

羅曼·羅蘭的天資雖然很聰敏，可是，他却兩次的沒考上高等師範學校，直到一八八六年這才被錄取。到了一八八八年畢業的時候，他考取了去羅馬留學兩年的獎金；實際上，這獎金是並不怎樣的值得重視，因爲它除了叫他去法利斯宮廷整理文件之外，便沒有什麼其他比較有意義的工作。

在他畢業的那段短暫的時間裏，他讀到了托爾斯泰的「我們要做一些什麼」：在這本書裏，羅曼·羅蘭心目中的偶像——貝多芬和莎士比亞，都受到了嚴厲的指摘。他告訴自己說：「這作者所想像的一個人忠誠、善良和正直的態度，到的確是我抑制心靈殘暴的最好指導；但是自我很小的時候起，便已熱愛着藝術了，尤其是音樂，它幾乎是我每日的食糧，我說音樂是我生命的麵包，實在並沒有過甚其辭！」

羅曼·羅蘭當時很爲這一疑慮而痛苦，於是，他寫信給托爾斯泰，告訴他自己的想法；但他並沒怎樣的熱切地期待着回信。可不是嗎？一個學世聞名的大文豪又怎會貿然地給一個素不相識的青年作覆呢？不料於他的信寫出一個星期之後，在他極度的驚奇的狀態下，他接到了托氏一封長達三十六頁的回信，並且在開頭間稱呼他作親愛的兄弟；托爾斯泰告訴了他對藝術的看法：祇有和人類關連的藝術纔是最美的，因爲人類的愛，是比藝術的愛存在得更早。這是羅曼·羅蘭永不忘記的格言。他對托爾斯泰思想的信仰，實在還是由於這位偉人肯攔起自己的工作，而給一個陌生人回信的緣故。

羅曼·羅蘭在文學上一貫的作風，竟暫時地被這個不朽的古城——羅馬的魅力攪忘了；凱撒及文藝復興時代留下來的偉大的事蹟，深深地吸引着牠，他爲它們所感動，很快就寫成了一套有關文藝復興的劇本。在這留羅馬的這段時間裏，他邂逅了一位給他影響很大的女士，那就是哥修士、馬志尼、加里巴弟、易卜生、華耐葛及尼采等的最親密的朋友——馬爾文達。他認識她的時候，她已七十多歲了，但是她講給他聽關於她所認識的天才及大人物的故事，都在他的心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同時，也由於他每日所接觸的那些過去的偉大作品，以及現時代在醞釀着的生動事實的激發，使他孕育着他的創造能力。

當他在羅馬的學程完畢之後，他回到巴黎之前，馬爾文達會陪他去威尼斯，瞻仰一八八三年華葛耐在那邊逝世的皇宮。之後，爲了華葛耐的遺作「巴西法耳」(Parsifal)的演奏，他們趕到了伯魯斯；這次旅行所看到的事實更加强了羅曼·羅蘭要寫一部音樂天才傳記的信念與決心。

他回到了高等師範學校，在那邊教授音樂課程，直到一九〇三年轉去蘇邦內大學的時候才離職。他的講解是頗爲受人歡迎的。那時他還出版了好幾卷音樂方面的書籍，所以收入很不錯。

他與著名的語言學家布勒爾的女兒結了婚，於是，他和社會的接觸更見頻繁了；他有機會遇見各種職業和各階層間的人物，他去義大利、瑞士、德國及奧大利的旅行，更開廣了他的眼界，這對他後來在寫作上的資料收蒐，獲得了豐富的知識和經驗。

羅曼·羅蘭三十歲的時候，他的事業已奠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但是惡運臨頭了；因爲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正是被一羣叫囂的人物所統治的時代，第三共和國幾乎已成爲一個囉嗦的共和國，文學、戲劇以及哲學都被打入了冷宮。

羅曼羅蘭對這時代非常非常的不滿，他曾和朋友们合辦一家戲院，專門上演那些比一般描述姦夫淫婦要有價值的戲劇，可是，上演他自己所編的劇本，却並不合當時批評界的胃口。

那時法國被德舒列事件分成了兩半，羅曼·羅蘭最初當然是站在反抗不義的一邊；可是，漸漸地他發

現了事件的真相；左右兩派完全都是一樣，因此，他任何一面都不願再參加，儘管事件還在醞釀着，他却逕自埋頭於寫作，終於他寫成一個有名的劇本「羣狼」(Les Loups)。這劇本是他表示對事件的想法，而他却給法國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可是也使他自已感到痛苦及醒悟，這些感覺同樣是他蓄意創作「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另一個重大因素。

羅曼·羅蘭整套的作品是於一九〇四——一九一二年間陸續問世的，零星的則是一九〇五年——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奇怪的是，從這些書在後來他所享的盛名來說，好像並不可能他會在當時受到那樣的冷淡的，然而事實上，那時他却是最為悲慘的一段時期。他生活在暗晦的狀態裏，作品不為人注意，婚姻又遭到波折；不過他對自己成功的信念，並沒因此而喪失罷了。一九一〇年，他被一部分作品雖已被譯成英文發表了，但他本人仍沒有人知曉，直至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一四年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他纔一躍而成爲學世聞名的大文豪。

多少年來，羅曼·羅蘭所工作和希望着的，就是德法之間的和好——當然並不是合併方式的和好，而是彼此間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尊敬及友誼。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多少人美麗的理感被戰爭所破碎，羅曼·羅蘭還是依然固執着他的成見，當戰爭初起的時光，他寫了一部含有反戰思想的「輕視混戰」(Au dessus de Melee)，爲法人所不容，而避處於瑞士。在逗留瑞士的時候，他寫了很多抨擊戰爭的書，當然，他是受盡了國內人士的辱罵，和德國人的輕蔑。他爲了要幫助他自己的及其他的國家的不幸者，他於戰爭期間，始終在日內瓦的一家供應戰俘消息局裏工作；由於他的參加，四年中，這組織受到了幾百萬人的指摘。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全歐洲的青年才敬服他的遠見，這種崇敬正是他昔日用來對待托爾斯泰的。他很欣慰，於是他不管自己是否已經年老，繼續以不同的題材從事於寫作。他卒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享年七十八歲。

羅曼·羅蘭的作品最大的成功處是：不但在於他有深湛的寫作技術，能予讀者一種強烈的吸引力，同時最足以顯示他才能卓著的地方，便是他能在悲劇裏昭示人以一種勇敢和樂觀的思想。

不過，我們應該了解的是，羅曼·羅蘭的一切著作中所顯示的，他那悲天憫人的德性，固然可說是基於天賦，可是在他透視社會和表現人生的一切思想的基礎上，都是有所依循的，那便是托爾斯泰的格言：「只有和人類關連的藝術纔是最美的」，以及福樓拜對愛（*Amour*）的定義裏所說的：「愛的本能就是去創造一個更大的團結，而保存着它們——那就是說，大家聯合起來。」

羅曼·羅蘭的寫作生涯，是以關於古今音樂的深刻的批評和鑑賞開其端，又著有「貝多芬傳」，「彌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合稱三偉人傳。這些傳記主要的在描寫偉人們一生與命運的抗爭，表揚他們堅毅的意志與大勇的精神，得到顯著的成功，其後又提倡民衆戲劇，以法國大革命爲題材，作了「聖路易」、「理性的勝利」、「羣狼」、「丹東」、「愛與死的角逐」、「七月十四日」等各個劇本。而他的代表作當是他的長篇創作「約翰·克利斯朵夫」，他曾因這一創作獲得一九一五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當他得到這筆獎金的時候，他把所得的獎金全部分送給慈善團體；雖然，那時候他的處境也是非常困苦，身體又是壞極。

「約翰·克利斯朵夫」這一部長篇創作，他是羅曼·羅蘭一生的思想和藝術的匯萃。他自一八八七年開始動筆，直至一九一二年方告完成，中間經過二十五個年頭。全書前後共十卷，長達一百餘萬言，可以說是一部音樂的、歷史的、哲學的小說，內容包括了現代的一切，是整個時代的寫照。正如羅曼·羅蘭在這本書的扉頁上所寫的，它是「獻給各國的受苦、奮鬥，而終必戰勝的自由靈魂」。羅曼·羅蘭純是為了發揚正義，爲了了解生命，爲了信仰和思想，而完成了這部不朽的鉅著。當你讀了這本書之後，無形中會增加我們對人生奮鬥的勇氣，並且也會像書裏的主角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樣，用着類似「神境」的情操，去愛我們周圍的人，去愛我們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標。

譯者獻辭

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

所以在你戰勝外來的敵人之前，先得戰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沈淪墮落，只消你能不斷的自拔與更新。

約翰·克利采夫不是一部小說，——應當說：不止是一部小說，而是人類一部偉大的史詩。它所描繪歌詠的，不是人類在物質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經歷的艱險；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內界的戰蹟。它是千萬生靈的一面鏡子，是古今中外英雄聖哲的一部歷險記，是貝多芬的一闕大交響樂。願讀者以虔敬的心情來打開這部寶典罷！

戰士啊，當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箇時，你定會減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將永遠在絕望中再生了罷！

原 序

我們印行約翰·克利斯朵夫這個定本（譯者按：約翰·克利斯朵夫最初陸續於半月刊上發表，以後又出十卷本的單行本，又合三冊本與五冊本的兩種版本。此四冊本的版本，作者稱之為定本 *édition définitive*）的時候，決定採取另外一種分冊的方法。以前單行的十卷，實際是歸納為三大部分的：

- 一、約翰·克利斯朵夫……○黎明；○清晨；○少年；○反抗。
- 二、約翰·克利斯朵夫在巴黎……○節場；○安多納德；○戶內。
- 三、旅程的終途……○女朋友們；○燃燒的荊棘；○復旦。

現在我們不以故事為程序，而以感情為程序；不以邏輯的、外在的因素為先後，而以藝術的、內在的因素為先後；以氣氛與調子（*tonalité*）來做結合作品的原則。

這樣，整個作品就改分為四冊，相當於交響樂的四個樂章：

第一冊，包括約翰·克利斯朵夫少年時代的生活（黎明、清晨、少年）寫他的感官與感情的覺醒，在家庭與故鄉那個小天地中的生活，——直到經過一個考驗為止。在那個考驗中，他受了重大的創傷。可是，對自己的使命突然得到了啓示，知道英勇的受難與戰鬥便是他的命運。

第二冊（反抗、節場）所寫的，是約翰·克利斯朵夫像年輕的西葛弗烈特（華葛耐歌劇中的主人翁西葛弗烈特，為華葛耐創造的理想人物。羅曼·羅蘭創造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是一種理想的未來世界的人物，但他的活動是藝術方面）一樣，天真，專橫，過激，橫衝直撞的去在討當時的社會的與藝術的謊言，揮舞着唐·吉訶德的長矛，去攻擊驟夫、小吏、磨坊的風輪，和德、法兩國的節場。這些都可以歸在「反抗」這個總題目之下。

第三冊（安多納德、戶內、女朋友們）和上一冊的激情與憎恨成爲對比，是一片溫和恬靜的氣氛，詠嘆友誼與純潔的愛情的悲歌。

第四冊（燃燒的荊棘、復旦）寫的是生命中途的大難關，是「懷疑」與破壞性極強的「情欲」的狂飈，是內心的疾風暴雨，差不多一切都被摧毀了；但結果仍趨於清明高遠之境，透現另一世界的黎明的曙光。

在半月刊上初發表的時候，（一九〇四年二月——一九二二年十月）每卷卷尾都附有兩句拉丁文銘文，那是刻在莪特式大教堂的正堂門口，聖·克利斯朵夫像的座下的：

當你見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
是你將死而不死於惡死之日。

作者借用這兩句，表示私心願望約翰·克利斯朵夫對於讀者所發生的作用，能够和對於作者發生的作用一樣：就是說，在人生的考驗中成爲一個良伴和嚮導。

考驗是大家都經歷到了；而從世界各地來的回響，證明作者的願望並沒有成爲虛幻。他今日特意重申這個願望。在此大難未已的混亂時代，但願克利斯朵夫成爲一個堅強而忠實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與愛的歡樂，使大家能不顧一切的去生活，去愛！

羅曼·羅蘭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巴黎

目次

羅曼·羅蘭	五
譯者獻辭	一〇
原序	二
第一冊		
卷一 黎明	一
卷二 清晨	八
第一部 約翰·米希爾之死	八
第二部 奧多	二七
第三部 彌娜	二九
卷三 少年	二七
第一部 于萊之家	二七
第二部 薩皮納	三四
第三部 阿達	三八
第二冊		

卷四 初版原序	三〇
卷四 反抗	三一
第一部 鬆動的沙土	三一
第二部 陷落	三七
第三部 解脫	四六
卷五 節場	五九
第三冊	
卷六 安多納德	六八
卷七 初版原序	七三
卷七 戶內	七五
卷八 女朋友們	九〇
第四冊	
卷九 釋名	一〇三
卷九 燃燒的荆棘	一〇三
卷十 初版原序	一〇三
卷十 復旦	一〇九

黎明 第一部

濛濛曉霧初開，皓皓旭日方升……

江聲浩蕩，在屋後奔騰。整天的雨水打在窗上，一層水霧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黃的天色黯澹了，室內是一股悶悶之氣。

初生的嬰兒在搖籃裡欠動。老人進來時雖把木履卸在門外，他的步子仍使地板格格作響，孩子啼哭了，母親從牀上彎出身來安慰他；祖父摸索着點起燈來，使他不要害怕黑夜。火光中顯出老約翰·米希爾紅紅的臉，粗硬的白鬚，憂鬱的神氣與銳利的眼睛。他走近搖籃；外套發出潮濕的氣味，腳下拖着雙大藍布鞋，魯意莎對他做手勢叫他不要走近。她淡黃色的頭髮幾乎像白的一樣，面目很瘦削；綿羊般和善的臉上有斑斑的赤痣，蒼白的大口唇不容易合攏，微笑時有些怯生生的樣子；眼睛是深藍的，沒有神采的，眼珠只有極小的一點，但含有無限的溫情；——她凝視着孩子。

孩子醒過來，哭了。驚慌的目光望四下裏亂轉，多可怕啊！深沈的黑暗，劇烈的燈光，渾沌初鑿的頭腦裏的幻覺，包圍着他的窄悶的、蠕動不已的黑夜，無邊的陰影中放射出尖銳的刺激、痛苦、和幽靈，好似眩人眼目的光線一般；這些巨大的面龐威臨着他，這些眼睛直視着他，直透入他內心使他莫名其妙！……他沒有力氣叫喊，嚇得不能動彈，張着眼睛與嘴，只在喉嚨裡喘氣。他的虛胖的大頭縮成可笑而又可憐的怪樣子；臉上與手上的皮膚是帶紫的褐色，又有些黃黃的斑點。

——天哪！他生得多醜！老人用着肯定的語氣說。

他把燈安放在桌上。

魯意莎撇起着嘴，好似一個挨了罵的小姑娘。約翰·米希爾覷着她笑道：

——你不見得要我說他好看罷？即是說了，你亦未必相信我。罷，這也不是你的過錯，小孩子都是這

樣的。

孩子本是給燈光與老人的目光怔得發呆了，此刻纔回復過來開始叫嚷，或許他覺得母親的目光在撫慰他，鼓勵他訴苦。她對他張開着手臂，說：

——把他遞給我罷。

老人照例發他的議論了：

——孩子啼哭的時候是不該遷就的，應得讓他叫喊。

但他仍舊走過來，抱起嬰兒咕嚕道：

——我從沒見過這樣難看的。

魯意莎用灼熱的手接住了孩子，藏在懷裡。她端相着他，露出一副又慚愧又歡喜的笑容：

——喔，我的小乖乖！她羞慚地說道：你多難看，多難看，我多愛你！

約翰·米希爾回到火爐旁邊，扳着面孔把火薪撩撥了一下。但莊嚴陰沈的臉上浮着微笑：

——好媳婦，他說：得了罷，不要懊惱了，他還有時間改變呢，而且這又有什麼關係？我們不過巴巴地做一個好人罷了。

嬰兒與溫暖的母體接觸之下，立刻安靜了。只聽見他唧唧的忙着吸乳。約翰·米希爾在椅上望後微微一仰，重又張大其辭的說道：

——天下最美的莫過於一個誠實的君子。

他停了一刻，思量應否把這項思想再行申說開去；但他覺得已經無話可說。於是靜默了一會之後，又用懊惱的聲音問道：

——怎麼你丈夫還不回家？

——我想他在戲院裏，魯意莎怯生生地回答。他有豫奏會要參加。

——戲院已經關門了。我剛纔在門前走過，這又是他的一句謊話。

——不，不要老是責備他！或許我誤會了。他大概爲教課的事情就攔了辰光。

——那也應回來了，老人不高興地說。

他躊躇了一會，重又低聲問她，似乎有些羞愧的神氣：

——他又……了麼？

——不，父親，不，父親，魯意莎急急回答。

老人啾視她，她躲避他的目光。

——這是假的，你說謊。

她悄悄的哭了。

——天哪！老人一邊喊一邊望火爐上踢了一腳。撥火棒大聲掉在地下，把母子倆嚇了一跳。

——父親，我懇求您。魯意莎說：他要哭了。

嬰兒遲疑了一會，不知應該啼哭還是繼續吃奶；但因兩者不能同時並進，也就決定了後者。

約翰·米希爾放低了聲音，怒氣勃勃的說道：

——我對老天做了甚麼惡事而要有這醉鬼的兒子？我所過的生活真是够受了，什麼都不得享受！……

但你，你，你難道不能阻止他麼？哼，這是你的本分啊。要是你把他羈留在家裏的話！……

魯意莎哭得更傷心。

——不要再呵責我了，我已經這樣的苦惱！我所能做的都已做過。您真不知我獨自一人的時候多麼害

怕！好像一直聽得他上樓的腳聲，我等他開門進來，心裡想着：天哪！不知他又是什麼模樣了？……想到

這層我就難過。

她抽咽着，渾身顫抖。老人不安起來。他走過來，把散亂的被單撩在她抽搐不已的肩上用他粗大的手